

文282462

182

9



寒村安庸集

丁卯至戊寅

歲丁卯寒村子年五十有一矣筋力已衰志氣灰  
冷舉一生所欲爲者盡泯然歸於無何有之鄉從  
此惟庸人自安而已因名其所著曰安庸

卷一

吟嘯詩鏡序

怡庭陳先生行狀

同范筆山祭陳怡庭先生文

節孝黃母鄭氏傳



魏朋三詩序

丁卯鄉墨序

怡亭記跋

千秋先生傳

海昌張比翁先生壽序

劉推菴先生壽序

寒村舉業自序

寒村舉業後序

徐潤友稿序

重修南豐先生文集序

王節母申太孺人壽序

琴友張氏詩稿序

張弘遠稿序

公奠張且復先生文

南雷先生八旬徵言小引

張母羅太夫人壽序

鄞邑令黃君孔固壽序

張萼山集選詩序

重梓向懷葛先生詩義序

文學張君墓誌銘

錢穉廉五十壽序

南雷先生八旬壽序

卷二

救災約序

怡庭傳稿序

新訂金鏡錄定本序

郡守張紫昭壽序

貞孝先生傳

永安令高君與侯小傳

三節祠記

周臯懷詩稿序

敬思堂記

橫山文集序

文學敏公方翁墓誌銘

處安黃君墓誌銘

崇祀名宦編序

竹窗近體序

程墨商序

怡庭遺集序

劉介菴文稿序

祭徐翁瑞生文

馮孟勉詩存序

完岡山集序

筆圭集詩序

萬正符先生七十壽序

勝遊詩草序

秦節母苗太安人七旬壽序

新城王公詩集序

傳經堂記

代建寧師壽沈仲臨先生七十序

卷三

崇祀鄉賢錄序

白雲軒唱和詩序

遊仙詩序

題九人圖詩序

石人硯銘序特

因亭記費

廉守董侯壽序

高州府通判吳君仲和壽序

覺苑寺重建宗覺堂募緣引

茂名錢令壽序

王素卿詩序

四詳賊黨劫傷事

林門世節紀畧

鄒忠介送蔡見涯歸粵詩跋

吳伯謙六十壽序

與萬季埜書

與姜友棠書

與在京各同年書

與張天門書

與田龍潭書

與陳子文書

董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與范筆山書

中憲大夫顯考秦川府君行狀

卷四

族譜人物傳

寒村安庸集卷一

山陽戴晟

鄞張錫琨較刻

吟嘯詩鏡序

丁卯

余所居曰安仁村西接城山東連邵渡並冰篆江而行可二十里許方承平時家誦戶絃士之欲賞奇晰疑者左右望皆可過從余髫齡猶及見之飲社文會此往彼來甚樂也不數十年一輩衣冠凋謝且盡田童牧豎罕可與語余嘗索居寡歡興至出門終落然

無所向竊歎兩間文運之衰里黨寂寞至此而村之  
極東有虞子君典者獨守其詩書之業勿墜其子人  
玉又習詞賦以時文聲冠冕庠序蓋吾邑著姓莫過  
虞氏自孫吳仲翔以來仲寧山坡次安伯施鳴鶴世  
以文學知名當世而俗傳常侍墓實在橫山之麓去  
君典家僅六七里豈故家世族之苗裔詩書遺澤時  
時發洩如是歟不然何彼俱衰而此獨盛也自余識  
君典數十年矣少而壯壯而老歷經世故其間豈無  
悴榮豐約之殊而君典胸次洒然與人交坦夷落拓

如一日竊意其中必有以自樂願以衡宇相去遠至  
十里不得旦晚相從從容窺其底蘊常用悵然丁卯  
四月見過忽出其所集唐宋元明之詩曰吟嘯詩鏡  
屬余作序余受而讀之每錄一詩必繫其人其事於  
上一若毛詩之有序就中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言  
居多間亦雜以怨誹諸褻神鬼仙釋之詞解頤破寂  
而大旨以情至之語爲的洵足供江天吟嘯之興而  
亦可以考鏡得失者也嗚呼俗學銅人舉世徒知比  
偶久矣風雅一道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年來應制體



興攘臂言詩者頗衆然勦襲浮夸以爲貢諛取憐之具已耳詩之一派蓋幾乎絕而君典之所挾以自樂者顧如此古云禮失而求之野孰謂此集必非詩之絕續所由係耶夫以天下之言詩者皆足亡詩而一鄉之言詩者反足存詩則是吾里文運又未可謂之全衰也已君典父子勉之宇宙無窮斯文未墜仲翔以來累朝文學之盛豈果人間世所不復有乎

怡庭陳先生行狀

丁卯

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所謂仁者先儒嘗取譬家麻木不仁之說反觀互証則是仁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顧一體之中痛必摩撫癢必抑搔雖毛髮膚爪之微莫不實致其所以愛之之法而或者徒執夫廓然大公之論想像虛空玩弄光景以爲道在是豈知其流之弊正犯所謂麻木之証乎故余嘗謂仁者先難非別有所謂難也欲待人以厚則必先自處於薄欲與人以逸則必先自處於勞若是則士之

有志於仁者自當終其身於清苦勤勞之中而無一  
時休息之期矣嗚呼此卽曾氏忠恕之旨能得孔門  
一貫之傳者也若吾友怡庭先生庶其近之乎先生  
姓陳氏諱錫叔字介眉怡庭其自號也其先自青州  
徙鄆之後隆又自後隆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  
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鑰鑰生誥贈朝列大夫濂  
卿濂卿生子三模東模中書舍人東嘉靖己丑進  
士歷官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居七才子  
之一者也東某學博士弟子生懷懷生洪憲字天衢

幼孤奉母娶丘氏夫婦以純孝聞天衢生子二長文  
奐字伯美伯美業儒謹厚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  
士配方氏贈孺人生三子長卽先生也先生生而夙  
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或試之對應聲奇中然已  
進止有禮如成人讀孟子百里奚不諫輒能作論極  
詆其非十五遊庠二十而食廩是時先生雖年少爲  
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宿儒鉅公顧屢  
困場屋家貧以授徒爲業始館奉川鄔氏繼應定海  
令雪沽朱公之聘已而設塾於陳子同亮之雲在樓

其教人務先器識而後文藝講貫詰難精勤嚴毅因材而施各有成就而其不媿人師尤在以身爲範當在定也邑人知其令雅重先生以是求關說者無虛日先生在署數年未嘗一應其在雲在樓也故人有官秦中者卑禮相招先生念弟子願留之誠不以束修豐約爲行止先生故美風姿膚神玉映然羸然弱不勝衣也教學二十餘年積勞致疾至身患偃僂而猶危坐指授窮旦晚不少休乙巳丙午之際與余同爲策論之會丁未同受學於黃門因同倡講經之會

送親請假旋里杜門郡邑守令想望丰采非公事未嘗妄通竿牘本郡監司王公巢雲乙卯座主也每舉先生以風遊客方是時甬上經會中輟先生憂弟子無所矜式修舉故事來會之人視昔加盛先生時臨講席反覆開導聞者莫不興起不幸患瘧病久而衰癸亥四月以後手足拘攣不能復出門戶醫藥不嘗餽粥艱難僮僕遁逃門庭荒寂然老幼之養賓祭之需猶藉先生筆札以供而先生立志矯然亦不敢以病廢事心計口授一日之中而人已公私雅俗無所

不周如是者五年而卒余嘗計先生一生寒苦其稍  
遇陽和長安三載耳然貧而好施自奉最嗇而交際  
不廢俸薪嘗苦不給則仍館於座主田少司農之寓  
勤劬淡泊與布衣時授徒不異同學董在中贈詩所  
謂斗大三間屋青燈半夜明雖爲漢太史不改魯諸  
生者蓋實錄也病羸畏寒欲作一被一禪而不能然  
外吏有誑誤者求先生排解願奉千金爲壽先生笑  
而謝之其他倚先生誠信以事相囑者甚夥先生雖  
脫粟黃齏朝夕不繼終不因之動心嗚呼人但見先

於甬上先生推擇同志凡與會者皆極一時之選心  
得新義爭長競爽足破從來訓詁而先生廣徵而約  
取獨能以虛心平氣之詞解紛息辯乙卯秋試舉浙  
省解元計偕至京例入會闈考校者爭欲致之門下  
先期物色先生堅謝勿往已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  
林崑山徐公澤州陳公相繼掌院會校出序皆第先  
生爲館元戊午之春與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  
先生面啟澤州會萃羣籍博討精讐一洗館課文章  
鹵莽應付之陋澤州憂去周旋於崑山葉公京江張

公之間調和意見叅酌成書其後輯覽以同列因循未果上而輿表遂得進呈時己未正月也先是先生散館授編修至是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呼先生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二月會試遂膺分校之命先生故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一切賄囑固峻拒不爲動其有文不中式者亦必疏明其故細書卷上邈邈舉子至欲奉以爲師初戊午之秋先生之子汝咸舉浙江鄉試其計偕也先生之父徵仕公與之偕來至是老人興故土之思先生遂以

生早遊庠序晚入詞垣皆以文學行誼負時重望莫不相詫以爲稽古積善之榮而不知其勤勞清苦實乃十倍於常人卽吾黨之知而惜之者亦謂其生不逢時晚乃一遇初未獲少抒其蘊故憂勤之日多逸豫之時少然使先生幸而早達身躋台鼎其所擔荷者愈重則其所以撐拄者愈難正不知其清苦勤勞視今日更當何如也先生之學始從考亭入手返本窮原乃契象山陽明及受學南雷相與發明蕺山慎獨之旨鏗奇就平歛華歸實期於不言而躬行故持

身和介遇事明敏而寧過於精密其待人也恭讓慈愛發於至誠平生不作欺人一語所言必無食者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濟困扶危唯恐不及然必衷之義理而行詐僞至前燭照數計然覺而不言雖有橫逆亦唯自反而已先生性故孝辛丑壬寅方丘兩孺人連喪先生哀毀幾不欲生自此侍徵仕公益不忍頃刻離溫清定省敬養備至假歸以後膝下情長澤州啓薦崑山勸駕終以疾辭不出晨昏同室窺見暮景多憂輒徬徨無措痛自刻

責居喪不以病劇殺禮經營葬地至于積憂以歿壯年喪偶誓不再娶所遺故褥臥之終身自弱冠舌耕以餬八口至通籍後衣服飲食未嘗與兩弟少異闔門聚順和氣盎然識與不識皆謂不愧怡庭致敬遺老好引後進而尤敦舊好友人董吳仲之卒經紀其家撫其子至于成立他若三黨之中卹喪助婚其事不可殫舉天資穎悟讀書輒曉大旨然勤於辨証能通累朝典故而未嘗以博自矜其于儒者天人性命之旨離合異同之故了然於心而耻言道學二字爲

詩文初尚弘麗藻采爛然晚乃脫落一趨清真而終不敢自列於文人故著述爲少自世所傳時文之外其存者雜詩文若干卷而已嘗憶先生論有明諸儒最契崇仁白沙大約謂天理不外人情學者必須隨時逐事精察力行方有實地可據一時聞者或疑其叅和世故卽余亦未嘗不以把纜放船積穀做米少之久與之處而始知其事各得乎心之所安證之孔門學脈正從曾氏忠恕而來雖終身勞苦死而不悔欲不謂之仁者之徒不得也先生生明崇禎甲戌

十月二日未時卒今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卯時官止翰林編修壽才五十有四娶楊氏先先生十六年卒勅贈孺人生子四殤其三今戊午舉人汝咸其仲也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與先生定交二十餘年相與於科名利祿之外辛酉以還心跡益密如鹽梅水火不可相無者也卒之前三日余過先生先生咳嗽方劇聞余至輒止坐余牀頭褰帷相對自兩家鎖屑之事以及郡邑之政京邸之報文章之正變氣運之安危談之幾徧半日而別猶謂胸中所欲吐者

吳木安集卷一  
九  
終覺耿耿未盡越一日再過之則氣息奄奄矣猶執  
余手而叮寧曰吾一生心事惟子知之亦惟子能言  
之不吝如椽爲我作狀當令兒子捧之以乞銘於黃  
先生余時忍淚嗚咽不能對也念昔歸熙甫嘗爲其  
故人吳中英李憲卿作狀先生位祿雖不能及李學  
行實非吳所敢望而余無震川之筆豈能不負茲託  
顧其相與之情則一也寥寥天下知余者莫如先生  
知先生者亦莫如余先生非余狀而誰狀余不狀先  
生而狀誰耶追理前言泫然執筆語雖不文立言君

子當信其不誣也康熙丁卯中秋日同門弟鄭梁頓  
首謹狀



同范筆山祭陳怡庭先生文

丁卯

人生所難莫難知已不堪聚散况隔生死嗚呼先生  
百尺樓比外示和同中嚴臧否所以當意世間無幾  
矧吾兩人尤世所鄙迂拙衰窮廢等糠粃先生嗜之  
乃獨如旨兩人亦然不解所以數十年來鼎足而峙  
忽折其一二仆曷起猶憶光陽識荆戊子妙齡遊庠  
髮清齒美望若神仙交從此始然相愛慕文字已耳  
同躋名場水落見涖窮經學道相資相砥久而益親  
淪肌浹髓偕薦鄉書翻同萍水真契之深不獨義理

心曲隱微家常鎖委無不相告忘此與彼近苦饑驅  
居遊殊軌偶賦歸來劇談歡喜相期百年過從爾爾  
豈意今春一別遂止至如梁者生原異里聞聲相思  
定交乙巳時崇策論今古莫稽我頗縱橫先生曰是  
因同受業姚江之汜論道談文不古是恥我奉如師  
畜我如弟我上公車先生鞭捶勗之以詩塵襟如洗  
先生魁浙我以文侈同心之言不顧毀譽自此升沉  
懸若茶薺叔牙知我不嫌運否我詩我文舉世所訾  
謂爲可傳不同凡猥辛酉以還同正文體高談劇辨

雅鄭朱紫兩不可無輔車相倚一病五年未知所底  
遽索我狀我猶忍涕云胡隔宿果然已矣嗚呼先生  
間氣積累風俗瀾狂文章波靡天宜培之爲世模楷  
如何一生清苦而已名高翰苑其實貧士又嗇其壽  
五十四祀彼蒼者天孰云可恃陽今吳還崇肴載醜  
以奠先生屬梁作誄兩人依然先生何在輪存車亡  
將安用此恐自今後黯黯沒齒悲來填膺劫火難燬  
惟先生神不隨形圯存無所作沒有足紀嗣子更賢  
夫復何瘳應念兩人行翊思啓

節孝黃母鄭氏傳

丁卯

爲婦而以節孝稱難矣然余嘗謂節難孝尤難單門  
淑女或深相悅之情巨室名媛或明從一之訓殉身  
立孤古今時有舅姑邈然異姓生平未嘗謀面一旦  
離母傅之手而承巾奉箒於其傍獨非人情能不格  
格而况良人捐背已喪所天尚復何心修茲婦職故  
雖有比節栢舟之人其不以孤苦之故而忘井臼之  
義者少矣乃吾嘗讀新安黃母之行畧而竊有感焉  
黃母歛鄭氏鶴慶通判良用之女孫幼嫻女訓言笑

不苟年十六歸同邑處士黃度卽能鬻簪珥以佐菽  
水已生三子而寡抗志守節方處士之疾亟也延醫  
禱神嘗藥摩痛時時願以身代衣不解帶者旬餘而  
處士竟卒哀慟之至絕而復甦勉摩畫終其大事  
不食數日誓以身殉姑汪氏強起之曰吾兒不幸死  
耳新婦病盡其心喪竭其力爲婦之道畢矣相從地  
下獨不念藐孤三人耶于是勉從姑命以撫孤爲事  
然旦暮哽咽遇歲時饋享或誕諱屆期益長號不自  
禁處士故食貧歿後家益落母以女紅給俯仰寒暑

晝夜十指刺促不少休初三子一生數月其二尚在  
襁褓撫育教誨遂至成人然每當舉婚祝壽諸子拜  
舞稱觴輒潸然淚下諸子問故則於邑曰念汝父不  
見汝輩之成立不覺傷感耳蓋稱未亡人者三十餘  
年日未嘗一日乾手未嘗一日束也姑晚歲不良於  
臂指動止惟母是藉母日爲之櫛髮齷面凡有呼名  
吐哺握髮而聽命如是者二十載未嘗偶委娣姒母  
臥室最與姑近姑臨歿數載轉輾牀褥間需飲飲至  
需食食至雖昏夜曾不後期姑知其寢未嘗睡歎曰

使吾病不知病喪子有子者賢婦也安得有賢孫婦  
如此以相報乎母曰婦道當然何敢望報姑年至九  
十乃終母斥賣衣飾以具殮葬悲號不異喪處士時  
蓋其孝又如此夫母於姑非屬毛離裏也特委身於  
處士耳處士歿則奉姑之事諉之娣姒不爲過卽不  
然望報於後人亦人情也而母孝如此何其天性之  
過人歟雖然姑何人處士之母也處士有母而不能  
事處士之心戚矣念處士而不念處士之母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謂何而謂母能一日已於孝耶

然則母之孝茲乃母之所以爲節歟母三子作樛作  
楠作桂俱遵母訓飭已好修客江漢間多從賢豪長  
者遊作樛不幸先母卒作楠作桂共推其嫂繼母操  
家棟兄弟怡怡無少間言蓋信乎節孝之有報也會  
母享年六十三而卒郡邑守令皆以節孝之扁旌於  
廬而作楠兄弟復來求寒村子爲之傳嗚呼表揚於  
一時不朽於後世節孝果有負於人哉而人往往曰  
難何也寒村子曰吾家四明之勸浦者幾四百年而  
不詳其所自出丁巳修譜間取餘姚安陽里鄭氏譜

考之中載應城知縣華孟勤一序云龍山烏峯鶴浦  
皆其屬派而安陽里之鄭實始南陽公鄭燧燧生茂  
茂生七子長名白麟者其子孫徙歙自歙徙睦自睦  
徙安陽里如此則歙之鄭與吾鶴浦之鄭當非二鄭  
也三百年來吾鶴浦之節婦多不勝書其得諭祭建  
坊列之明史者自吾五世祖母王氏孺人而外尚有  
三人可謂盛矣今黃母鄭氏之女復卓然以節孝名  
何吾鄭氏女婦之多賢也他日旌典之及其又足爲  
一姓增輝也決矣因喜而爲之論次云

魏朋三詩序

丁卯

丁卯春繁昌魏子朋三來浙武林緘寄五言二律見  
懷仲冬余客吳門朋三以其所刻浙游草相示則二  
詩已鈔其中矣夫浙河東西十一郡豈少祿位名譽  
足以主盟藝林者而顧惓惓於海隅落魄之書生豈  
以余之詩有不同於世之所爲詩耶旣而曰吾尚有  
後浙游草子盍爲我序之嗚呼世無東坡予論詩雖  
有足採要是元祐初之魯直耳正恐文潛少游猶將  
以爲不然而又何一言之足以重君雖然君之詩所

謂布帛菽粟雅俗皆知其可寶者也予幸以一序附  
名其末世或以君爲東坡先生而因以余之論詩爲  
不謬乎是余序未足重君君詩實足重余也匆匆言  
別書此以覆暮雲春樹何時與君樽酒細論之

丁卯鄉墨序

丁卯

余於時文無師幼承祖父之訓知摹神於白文求理  
於吾心取材於經史大家而已持是說也以出蹄尾  
紛然戰亦累北因念時文一道姑且讓天下人出一  
頭地噤不敢發聲者十年不止已從先生長者遊有  
志問學場屋之文視同應酬套語益置不論歲辛酉  
吾友陳介眉先生有歷科大題之選要余同事余茫  
然不識文如何選姑以幼所得於祖父者妄爲介眉  
言之蟲煤塵鼠之餘每拔一篇則撫掌曰善丹黃甲

乙之中每駁一句則首肯曰是私念先生一時時文之宗而不以余之持論爲謬意者時文一道此生亦得廁名其中乎用是酉戌子丑之科皆與先生同操選事先生一病五年藥鏑臥榻之側時時與余縱談劇論每見諸家選中有抄列大全條款以爲祕經纂割坊本首尾以爲鴻寶者輒恨其礙聖賢之神理窒天下之心思便空疎不學之徑竇方謀所以潛移而默奪之而不幸先生卒矣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不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

莫可與語也余獨何心能復談文哉卯闈榜發力辭坊間鄉墨之請姚江黃主一過余曰此介眉之志也奈何使之與目俱瞑於是扁舟至吳寓桃花塢之積慶菴盡取十五國之文閱之其地爲唐六如栖息之所池館已作丘墟城隅僻冷白日關門兩老樹倚天吟風一少年僧鼓琴弄月氣靜神閑旬月之間而選已告竣最其篇數四百而強其大旨則仍以幼所得於祖父者爲主其或不能盡合亦必推陳出新實有其不自菲薄之意而後得與於節取之科蓋亦猶行



吾友之志云爾嗚呼歐陽子之於知己也至欲待之於二千載之後而當世而與之同者亦有衡山廖氏宇宙遼濶耳聰目明不盡被兔園老生瞞殺安必無知我如介眉者復起而賞之乎序以俟之

怡亭記跋

丁卯

右記爲方編修涓仁所作其感兆僕兄弟之友愛因有慨於天下之言利而望風俗之羣喻於義也理正而嚴詞質而厚儼然有潛溪正學之風一日兆傑兆儀將壽之梓屬余跋尾以行余謂凡作序引後記者爲其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昔有以蘇明允木山記求黃山谷跋尾者山谷謂天地元氣不容復加刻畫藻繪因引荆公譏作五代史序之語以辭之蓋自昔文人其知彼已分量如此余獨何人敢向編

修饒舌哉雖然記中之所望於兆傑兄弟者修詩書  
興禮樂也而兆儀之請予文也勤勤懇懇至再至三  
不已於此有徵乎則卽書之以慰編修之望可也兆  
傑兄弟其尚益勉無怠以信余之言庶不俾余於編  
修有續貂之媿乎

千秋先生傳

丁卯

先生王氏諱某字君調千秋其別號也世家鄞西之  
假山生而孝友爲人恬退能甘淡泊耐勤苦與人交  
則易直子諒充然溢於肝膈眉宇之間然長身玉立  
言動不苟識與不識望而敬爲長者父某補邑庠生  
早卒是時先生年才五歲卽知哀慕如成人稍長父  
其母師其兄家庭之內雍雍肅肅崇禎己卯冬假山  
河北火起延燒將及時先生父柩殯所居之東園家  
人倉皇束裝而先生獨奔至殯所且哭且救幸而撲

滅鬚髮爲焦先生凡事皆從諸兄後無敢或先至是力營窀穸獨毅然自主不少遜辛卯喪母哀毀盡禮夢寐之中四鄰聞其號泣歲時享祀事必躬親旣敬旣戒諸兄諸子肅容拜跪而已先是兄弟析箸先生以居室讓其兩兄而自退處於東園草樹荒涼夫弟晏如及長兄之歿兄子之造將鬻田以殮而售主以遠爲辭先生卽易已田之近者與之從兄某被盜而反爲盜誣鼎革危疑之際風波叵測先生奮不避禍挺身力辦事始得解居常撫教羣從一如已子有貧

不能舉喪者醵金以掩其暴露年三十有七始補博士弟子未五十輒謝去人咸謂先生場屋爭名之事有子可寄也然三十年來諸子或困公車或放鄉闈得失寵辱之驚曾無幾微見於顏面自其高曾祖三世通籍稱邑舊門而遺家清白不殊寒素先生父子俱以授徒餬口每歲館於奉川癸卯長子之坊舉於鄉始以年老不復出然布袍敝履往來衢道必徒步雖一童亦不使隨挨肩疊足者不知其爲孝廉之父也所居東園屋才三間堂寢厨溷皆在子媳孫曾紡

讀其中者趾相錯也先生曰方吾始來居夫婦兩人頗嫌寥寂今幸得此何啻廣廈之寬已傍東構一室方廣踰丈僅容榻几上雨旁風下足磊磊如履沙灘石徑先生草薦苧帷悠然臥起常語張子且復曰讀書自是樂事余少居西樓夜分之後月傍西山推牕靜坐殊有得也今吾老矣獨臥東軒紙牕月透不知霜露之寒先生飲酒不亂陶然卽止然每晚必手壺自斟下之不煩滋味嘗見室中穴一牆隙置魚脯一小盂長二寸餘者四尾耳佐卮兩日猶餘其三臨歿

數載次子之坪力能左右就養寒苦稍舒然推先生之意雖微菽水其爲歡固自若也家無長物縱橫案上者殘篇蠹簡秃筆瓦硯而已然晨興必洒掃整頓務使潔齊每旦提湯一盆先取茗杯酒盞滌之然後嗽齒盥面已復以之浣巾淨几嘗語余曰水火民所生活吾不忍以有用置之無用也先生少年時居伯仲中爲季及其壯且老也子姪林立然五服中稅糧徭役之事始終皆先生一人任之軍興之際措拄艱難苦心竭力門無怒呼壁懸一板暮取拭之一切衣

飲柴米交易差遣燕饗饋遺慶弔往還之事靡不細書其上詰朝依次而行無有失誤如是者日以爲常其疾革也兒女閨房委瑣件目皆了然明白然後去先生讀書務實用爲時文醇質有根柢不屑爲柔曼骯瑳媚悅之詞楷書道逸晚歲猶能蠅頭小字而不欲以書名惟見古人佳言善行則手錄之以諭親友訓子孫平生無戲動親知故舊基酒談笑亦未嘗出一戲言子弟有過直詞正色以此人多嚴憚之至其前者罔不循循歛飭然性慈而和聞人之困則憂形

于色見人之不善則怒然爲之不安覺人之詐則訥然不出諸其口受人之侮則夷然不以介於心任人

之事則皇然惟恐其有所不及久而與之處者又未嘗不如坐春風之中而沐千頃之波也嘗謂人家無舊戚窮交在座者其興易替故雖田農山叟不惜與之殷勤欵曲德齒達尊不以行輩自高雖子孫之友亦若引爲平交人亦忘其爲前輩也梁之得侍先生以先生爲梁曾大父中表兄弟梁祖梁父皆以長者事先生而先生顧不以卑幼視梁禮貌特過於常人

猶憶甲辰乙巳之間先生延余課其諸孫天寒乏被  
時時共寢人長幅窄轉側必相期約而後動更闌夢  
覺輒搖余足舉前言往行相質倉卒間稱謂未嘗不  
先生余也余性質不求人喜能喜余者世無幾人其  
在長者輩行則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卒在丁卯八  
月八日距生年八十有五張子且復狀之而之坪復  
來命梁爲傳蘇子瞻答孫志康云自惟無狀百無益  
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梁  
豈其人哉然而故舊之感無益之媿則固賢愚同此

耿耿也

論曰如先生者按之史法當在隱逸獨行之科然而  
先生非無意於斯世者也居恒與余論列古人感慨  
時事蓋居然有民胞物與之思矣特以其性恬淡雖  
不遇不形之詞色耳黃山谷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  
高明之勢則心享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  
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先生之成就  
卓卓如是豈必以遇不遇論哉雖然數冬必春恒夜  
必旦先生壽過大耋矣奈之何而猶不及見其盛也

先生非無意於世也昔出尋卧與余備候古人淵淵  
翰曰吹先生香對之史去當由墨戲辭之粹然而  
烟烟出

海昌張比翁先生壽序

戊辰

康熙戊辰會試榜發一時獲雋者多淵源家學之士  
而其中年已強艾得稱具慶者吾兩浙中唯余與張  
子昆詒而已余父年七十有七母年七十有四而昆  
詒之尊甫比翁先生年亦七十有四其太夫人則適  
當七十以皤皤黃髮偕老一堂之中而幸見其子之  
出身人皆以為可喜其後改進士為庶吉士昆詒才  
望宜膺是選而竟不得與人又未免以為可憾然余  
以為人生天倫之樂非世間之得失所能與也韓退

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  
得以爲親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否則詹雖不離于  
其側其志不樂也嗚呼此以言其父母不可謂不曲  
中乎人情矣正恐人子愛日之心固未嘗不羨乎彼  
而實有不能釋然于此者昆詒舉進士釋褐祿秩至  
比七品固已有所得以爲親榮而又得以需次給假  
及其親聰明強固之時依依膝下蓋又不離於側不  
至舍其朝夕之養矣是昆詒之一得一失祇見其可  
喜不見其可憾也已而昆詒謀所以壽其親者求詩

于同榜能詩之家而屬序於梁梁常從先生之羣從  
繩其馘侯諸君子遊聞先生爲諸生時有聲庠序久  
之不遇初無所介于其心急難窘助家幾中落不少  
倦與太夫人飭紀敦倫家門之內動止皆足爲士女  
師海昌前輩風流萃於張氏一門書乘嗣劉兩先生  
而外先生又巍然爲鄉國祭酒如此此豈肯以區區  
館選之不與爲昆詒憾者昆詒行矣方舟車旋里之  
時正秋月天香之侯筵開樂奏冠蓋填門昆詒發篋  
取同年所作諸詩張之壁間朗然爲先生誦之先生



與太夫人輟然色喜爲昆詒多進一觴誰謂七十年  
不便是百四十耶人生樂事至此試回憶玉堂中有  
一友焉枵腹翻書強顏調舌徒使四千里外兩老人  
倚閭北望耿耿然念亂而憂貧昆詒又寧肯以彼而  
易此耶則是吾與昆詒雖同此具慶而昆詒之所以  
壽其親者余望之如天上矣因爲書其健美之情如  
此若夫異時富貴壽考康寧之盛槩不侈陳爲非昆  
詒求文於余之初意也

劉推菴先生壽序

代宛平師作

戊辰

涇陽劉推菴先生以世家之名諸生薦乙酉鄉書歷  
官武定知州潞安同知平陽知府所至俱有政聲其  
在平陽也解州賊柳德等倡白蓮邪教謀爲不軌事  
覺株連蔓延先生憫愚民之被惑力爲平反由是無  
辜得白免死者數千人政事之暇闢晉山書院集諸  
生講道論藝郡中英俊遠方遊學無慮數百人先生  
悉分俸給之其後出而有聞於世足爲國家用者往  
往多院中人也顧以性鯁直不善事上官投劾以歸

先生少時故博學爲時文幾與歸胡埒至是讀書林下益得肆其力于古文詞杜門著述汲汲淑後前歲乙丑次公海觀成進士選庶常今年戊辰長公若干又成進士選庶常人皆以爲先生陰德之報教思之澤云方海觀之爲庶常也常乞文於今大司寇崑山徐公以壽先生若干將踵其事因來求余一言昔有宋蘇明允爲文博辨宏偉其二子皆舉進士在高等以文學名于時歐陽公稱之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蓋至和嘉祐之間天下太平文明之運充塞寰區而時萃於一家者其盛如此今先生之文吾誠不知其於老泉何如然其所謂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者應必不異且老泉區區一主簿不得行其所學而先生之所設施則旣卓卓在人耳目矣而若干兄弟遭際聖朝英年危舉讀書玉堂又復與東坡穎濱相似獨愧余忝一日之長雖類歐陽之於二蘇而年衰學落文筆無能爲役耳顧稱述一門之盛以賡揚 聖化之隆者老臣事也乃爲敘次其說以遺先生使一時

登堂執爵之客知余之所以壽先生而期二子者在  
劉氏一門文章事業之大而不徒壽考富貴康寧之  
諛語先生壽筵之觴其有不因余言而多浮一大白  
者乎

寒村舉業自序

戊辰

凡人中一進士坊間必刻其平日所作之文而行之  
以射利名之曰稿例也余幼奉家大人命讀書不事  
舉業先王父俾應童子試始稍爲之然是時自道其  
所欲言而已乙未遊庠留心場屋隨俗揣摩者八載  
癸卯入股中廢丙午丁未之間受業黃門志在問學  
已酉雖舉於鄉其視時文不過應酬格套耳辛酉以  
來從事選政縱觀先輩大家似有所得然以貧病未  
遑多作也今年春奉檄謁選將得宰邑而偶邀一第

幸列庶常武林坊人遂來援例求文刻稿念余時文一道雖升沉甘苦其中者幾四十年而實非其志之所樂與一生心力之所盡何苦雷同銜轡不自覆其短用是破例力辭顧余文素不自重狼籍人間自己刻而外其爲人所誤刻借刻者甚多吳坊萃古堂又起而徧搜且從兒子性索其未刻之在家者得文百篇哀爲一集刻旣成乃始郵書求序嗚呼稿旣刻矣序亦何難但恐十五年庠序二十載公車之人其所作未必如不龜手之藥可以致富也他日倘供覆瓿

之用慎勿歎天下事往往爲例所誤則余庶可以告無罪也夫

時所作小

志其緣

也假之

無異也夫

之用與於燠天可事卦卦無附恆類余無可出書

寒村舉業後序

戊辰

吳坊萃古堂刻余大題稿既成復集余幼時所作小  
題刻之來求作序余謂序之云者古人特以志其緣  
起而今之人則假之以耀俗而求信於人者也假之  
以耀俗而求信於人則必乞言於當世之公卿否亦  
屬筆於一時之名士而顧欲余沾沾焉自炫其所長  
乎吾聞古人爲文多有悔其少作者何況朝榮暮落  
之時文更閱數十年豈復有一言一義之可存顧當  
是時童心未漓家庭授受初不知世間之有所爲得

失固前序所云讀書不事舉業爲文祇自道其所欲言者也然則較之後來大題之文孰真孰否何高何下必有世俗之所未及知者焉誠欲書其緣起洵莫如余之自序之爲質矣雖然以古人之所悔而猶爲余之所不忍棄其生平大槩尚可問乎書畢撫卷太息久之

徐潤友稿序

戊辰

言爲心聲觀其文未有不可知其人也顧古之文皆自道其所欲言而今之所云時文者獨竊取古聖賢之意而代言之若優伶之演劇衣冠頓笑大率主於肖人故世嘗謂時文一道其不足以覘人品也久矣雖然吾觀明季一輩名流若嘉魚太倉雲間金沙嘉定以及江右諸公莫不赫然各以其文鳴當世風霜搖落貞脆頓殊而究之二三君子其爲文必皆自得之言否則剽竊秦漢規倣先民者耳事後論定時

文一道固亦未始不可以觀人也高安徐君潤友當其鄉文氣委靡之會而卓然思自成一家丁卯元墨出余讀之固已心異其爲人今年會試中式與余同出海昌陳廣陵先生之門已又同選入館因得與之定交察其人果質直好義無世俗脂韋之習適與其文稱者也旣而刻其平日所作屬余序以行世余細閱之曲折而瘦硬類皆憑臆結撰絕不蹈時文一字一句雖較之其鄉大士或亦尚有淺深廣狹之辨而要不可謂非皆言之自得者也嗚呼時風衆勢之難

抗也一言一動人誰自主而况時文一道固所以謹世而取寵者乎若徐君者雖欲不謂之特立獨行之君子其可得歟雖然徐君之文不屑與人同者也而試於鄉而長州陸澹成先生者知之矣試於春官而吾師又知之矣卽寡昧若余亦若能隨兩先生之後焉是不屑與人同者而同之者且至三人矣夫可以三人者卽可以什百人者卽可以億萬人安知是稿之出天下之人之衆不且家誦而戶說之乎然則讀是稿者其亦可各思所以自立矣而爲

徐君者其亦終勿自易其志庶使世之人皆謂時文  
果亦足以觀人也豈不善哉

重修南豐先生文集序

戊辰

南豐令衛公予族兄也康熙戊辰秋季以丁外艱服  
闋來京謁補因持其宰邑時重修南豐先生文集爲  
贈且命余序夫先生之文固史所稱原本六經斟酌  
司馬遷韓愈而爲歐陽修所重者也考亭愛其詞嚴  
而理正嘗曰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  
而景濂氏則謂其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蓋古人  
之所以推崇之者盡矣末學小生何從更置一詞乎  
顧余于衛公重修之意不能無感也世皆伯魯人誰



說學爲吏者簿書錢穀之中苟焉自圖其考成而已  
學宮茂草經籍缺如曾不一過而問焉區區境內之  
先賢復何足以經其胸臆而衛公之於先生乃旣贖  
田以祭更爲取其遺集而修之此豈今之俗吏之所  
能爲乎歸熙甫曰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文能知文而  
後能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  
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若衛公  
者可不謂之知文學古之徒歟而吾因以知豐之人  
所爲思其德而謳歌之者其皆非誣也已嗚呼文以

載道務使有裨於實用苟能與六經之旨相發明原  
不以時代限也自學者多稱秦漢先生之文不幸而  
出於宋幾爲所掩年來二李焰熄古文復昌先生之  
道稍振矣而不善讀之者儼其形似而不知其精神  
根柢之所在空疎以爲淡陳腐以爲朴支離纏擾以  
爲曲折白葦黃茅味同嚼蠟幾何而不又爲風雲月  
露之家所奪乎然則是集雖修吾方懼夫主張選體  
者且將以其譁世取寵之具傲先生以所不如而安  
必後之宰豐者皆能踵其事也哉乃爲書此以告來

者衛公名欽錢塘人康熙壬戌由鴻臚寺屬出宰南  
豐此集之修則乙丑歲云

王節母申太孺人壽序

戊辰

吳中王節母申太孺人文定公之曾孫女文恪公之  
六世孫婦也年十七歲來歸文學昌中先生甫二十  
四歲而寡至五十七歲而巡撫趙公爲之請旌旨允  
建坊矣明年康熙己巳太孺人年躋六十其子東發  
與余定交於京邸不以其不文先期來命爲祝嘏之  
詞且曰自吾母之歸吾先君也先王父己卽世惟先  
祖妣在堂吾母佐先君色養事事得其歡心及其歿  
也先君己卽世吾母以一孀婦治喪慎終追遠致敬

盡禮可謂孝矣其於先君子也勤儉以佐讀書不使  
問家人生產不幸而罹變也誓以身殉以先祖妣之  
命乃始忍死字孤可謂節矣其事吾外祖父母也如  
吾祖妣其待宗族妯娌也內外無間言其撫銓及姊  
也劬勞備至姊適吳江沈氏亦遂以苦節聞可謂內  
則之無不盡者矣然非得吾子之文恐不足以信今  
而傳後也余謂祝者祝其後來耳此則太孺人已事  
何庸余贅蓋吾嘗聞之源深者流必遠本大者實必  
繁昔文恪公與余七世伯祖素菴公同爲成化乙未

進士素菴公僅以一部郎出守長沙而文恪位列三  
公名垂青史其得天之厚所謂源深而本大者也吾  
六世祖母王孺人以遺腹生吾高祖吾曾祖母顧孺  
人以遺腹生吾祖雖皆壽躋耄耋節光志乘吾高祖  
吾祖亦皆以文行稱於時而未嘗得邀旌典太孺人  
則當其身已受朝廷之異數矣而東發之文采風流  
又遠非余及余以廿載公車僅列館選而東發遊學  
辟雍卽預修一統志之役蓋兩家得天之厚薄其相  
去有懸殊者古來魁人傑士往往出於孤子流遠而

實繁吾誠未能量東發之所至又豈能量太孺人之  
福之所至乎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文恪故  
居之聯或又爲後來之識未可知也東發而不鄙余  
言其卽以是侑太孺人一觴太孺人亦寧不以余言  
爲可信乎

琴友張氏詩稿序

巳巳

男女皆人也自先王制爲內外之別於是一切修身  
正心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皆以責之男子而  
於婦人無與焉一若人生不幸而爲女則凡人世之  
所可爲者皆不得爲此固天地間不平之甚者也聖  
人者知之故於古詩之刪若柏舟之靡他載馳之歸  
唁皆得列之三百篇中與周公召公所作競響千秋  
蓋人各有情情各可言固不得以其爲女子之故遂  
令其剖胸無心張口無聲也而况其情爲父子夫婦

之情其言爲忠孝貞節之言乎吾邑自唐宋以來風雅代起而以閨秀自見者實少其人山川鬱積忽鍾帷房當吾世而並峙者女子則有張氏琴友婦人則有聞氏餘生二人者清才靈稟皆足擅秀一時而數奇運蹇困極人生固宜其不平之鳴易工而可傳也然餘生雋穎要歸禪悟而琴友質雅關係綱常則其中又未始無貞淫正變之別矣琴友爲遺民潔公先生之女友房姚子之婦當承平時兩家俱極高明星移物換家破人亡流離顛沛至以筆耕糊口字其遺

孤有世之男子之所不能爲者間嘗取其集而讀之痛夫悲父滄桑離黍之感流溢楮毫嚮令聖人復起自應諒其不得已之苦衷而豈肯以世俗腐儒之見輒舉先王內外之制以相繩乎初琴友與吾妻王氏同爲光祿劉行素先生外孫女幼有筆墨往來之好而其子與祁今又從余遊於其請序義不得辭而爲書此凡以悲琴友之不幸而又嘉其能自立也嗚呼丈夫遭時不偶困窮抑鬱者何可勝數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不能自見於當世者多矣若琴友者洵亦

女子中之人傑也哉

張弘蘧稿序

已巳

張子弘蘧外和而內介遇人恂恂謙退而其中耿耿視天下庸妄險譎之徒直不足當其一唾以此人多忌之顧獨與余親余初不識弘蘧戊辰春二月偶相遇於京師一見如故交已而同榜已而同館情好益密至遷其邸舍就余寓爲比鄰風晨月夕詩酒過從且約查子德尹王子令貽吳子震一程子松臯諸名士倡和甚樂也未幾余病張子亦病余以思親乞假束裝南還而張子病猶未愈蹇帷別之則諄諄以序

其稿爲屬余謂張子之文世所共稱無待余序若以  
忌者之故欲得余之序以解之則予之爲人所忌尤  
甚是於忌之外更益一忌也毋乃欲自闕其文使不  
行於世乎張子曰悠悠天下得知已一人可以不恨  
何惜乎小人之忌而又何顧乎世俗之行與不行余  
謂張子而果存是心也其爲文必自得之文而非骯  
髒媚悅之文其爲人亦必自立之人而非脂韋營競  
之人矣忌者之口會有時息而其行於世也又何疑  
乎諾之而別行至吳門乃爲書此以付坊間使刻之

公奠張旦復先生文

已巳

甬處海隅實亦才藪昭代人文四方奔走其中最良  
姚江奉帚顯晦或殊各有授受若語善人先生推首  
五紀克敦六經兼剖百行是端一心惟厚如斯之人  
謂宜組綬登朝致主師表九有否亦期頤里黨祭酒  
守先王道以待厥後奈何屢試心血徒嘔早孤晚貧  
又嗇其壽嗚呼吾黨無幾畏友杲堂鼓峯風雅自負  
二董才氣實出人右張錢諸君志意匪苟跛翁研精  
環村爬垢各於經學暗室闢牖怡庭趨軼學行山斗

既皆相繼視世不久幸遺先生碩果未措同儕後進  
特爲樞紐有難得排有疑得叩云胡一夕悲感童叟  
猶憶先生姿雖蒲柳小心攝生銳意進取志率其氣  
晚彌赳赳視彼礧溪猶如黃口一朝隕折行百半九  
得毋夜臺其心猶恟顧人生死不異牝牡海隅盛衰  
運更非偶先生明識當復誰咎况乎金紫多包愚醜  
不孫無述居然黃耆先生一生善行不朽詒之後人  
匣劍必吼以彼方此孰得孰否翩然往矣知無忸怩  
惟是吾黨如持失手一言一行安所法守相對魂銷

莫此薄醜先生有知應不我糾

康熙己巳歲八月廿九日 先生八十壽辰

先是戊辰冬梁徵文爲 梁徵文爲

壽梁徵文先生 壽梁徵文先生



莫此蕪歟決坐宵眠懸不非採

南雷先生八旬徵言小引

已已

康熙己巳歲八月八日爲吾師南雷先生八十壽辰  
先是戊辰冬梁宦京師先生令子主一屬梁徵文爲  
壽梁謂先生之壽而徵文以祝此所謂享海神以乾  
魚而脯鹿以餉山客也阻之而止今年夏四月歸寓  
郡城次公直方復來過余仍申主一之請竊念梁受  
先生教誨二十餘年雖暴棄無所成就而其恩大矣  
弟子之願頌其師與人子之欲顯其親情復何異而  
顧視直方主一爲恣然乎顧先生以忠端之冢嗣而

爲叢山之高弟以明室之遺老而爲昭代之徵君其  
間節全忠孝學貫天人當世莫不耳而目之實有無  
庸梁贅者惟是先生一生好學之心自少至老孜孜  
弗倦不啻貪夫之嗜財淫人之迷色者實足以留天  
下讀書之種子而天果存爲碩果以不墜斯文之緒  
此一段奇事真堪千古竊願與斯世斯人共慶之蓋  
自大舜問察以來聖賢一途止此好學二字雖禹湯  
文武以至周孔莫不皆然而此二字實未易言人苟  
非實有所得於其心則富貴貧賤夷險順逆無一不

足以敗之而壽天之出于天者尤甚故孔子嘗以此  
稱顏淵而不免今也則亡之歎後世文章稱韓柳歐  
蘇理學稱濂洛關閩其他名儒鉅公不媿好學者亦  
時有之而年躋耄耋者絕少蓋三代以下宇宙氣運  
之薄使然深可爲世道悼惜者也先生身閱兩朝艱  
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其於學也精神志氣八十年如  
一日非天不欲吾道之失傳故特鍾瑞一人以領袖  
後學而開一代文明之運乎儒生學士幸而生同其  
時得所依歸當無不願贊一詞爲先生進岡陵之祝

者也直方主一其以梁言布告海內吾知祝橋化安  
之間登堂執爵者必不止及門弟子矣

張母羅太夫人壽序

巳巳

武遂張公治吾郡之明年六月十二日爲公母羅太  
夫人設悅之辰吾友范庶常筆山與公之弟大行雁  
湄同年友也又雅與公善先期自京師馳書致余謀  
共製屏以祝而一時闔郡紳士服公之政沐公之德  
者僉謂四明不覩循良之政久矣不明儒術而修吏  
事雖或矯枉多患過正而公獨以詩書禮樂之氣薰  
陶一郡下車未及期月四明之宥宇下者已如坐春  
風而遊太和吾儕是舉其容已乎於是相率屬余爲

文余謂古人立言貴信信則可久公余所知也太夫  
人之懿行余實未知其敢浮詞克賦乎顧公與余交  
雖淺然一見卽相得甚歡杯酒談笑之間蓋嘗披布  
胸懷無所不盡矣一日妄論治天下在敦大體方今  
立名之事往往於元氣有傷惟公和平醇雅治術最  
爲近古公徐曰吾受命來寧時便道省母母稍嬰微  
疾吾依依不忍別母責以大義使行且曰汝至寧波  
但使六縣之民無一人怨咨者卽吾病霍然矣否則  
雖日在側無益也吾今亦奉吾母命惟謹耳由此以

言凡吾郡之人所以邀福於我公者固公之讀書窮  
理所致要亦未始太夫人之一言爲利溥也昔雋不  
疑尹京兆每行縣錄囚徒還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  
食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而史又稱其爲文學時  
治春秋進退必以禮其後天子與大將軍皆謂公卿  
大臣當用經術縣是名聲重於朝廷公與太夫人之  
事其近之矣孔子曰仁者壽太夫人一言之仁及於  
一郡而又適逢乎聖天子崇儒學飭吏治之時如公  
者功名視曼倩方且過之無不及又寧獨禁奸止邪

如廣漢輩自以爲不如哉異時耄耋期頤以坐觀學道愛人之成余雖年衰學落方將珥筆而紀其盛而况於今日其敢以不文辭乎因書此以答吾友且以塞郡人之請若夫公之所以愛余與余之所以願祝於太夫人者恐迨於私不敢濫及也

鄞邑令黃君孔固壽序

代范筆  
山作

巳巳

古者名卿材大夫多出自高門貴胄而後世至且之爲綺紈子弟古者絃歌雅化多成於學道愛人之儒而後世至謂儒者迂疎闇於治術不知爲政而止於架漏支殘則得一武健嚴酷之人以趣辦爲能足矣雖崛起草茆未嘗讀書固可勝任而愉快也若夫當太平有道之時而欲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苟非學問淵源實有承襲正恐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良未易言耳方今天下大一統矣聖天子加意斯民

留心吏治唐虞三代之盛不手斯而復觀哉顧郡縣之政猶時有以武健嚴酷爲能者揆厥所由大抵皆卑寒不學之子藉此以立名而初不知培國家之元氣養斯民之厚福者正不在此蓋余濫厠玉堂間與諸君子論治未嘗不相與太息而兒子輩書自南來欲得文以爲吾邑黃侯壽察其政則實培國家之元氣養斯民之厚福者也吾聞侯之大父宗伯公爲萬曆間名臣其尊甫先生當崇禎丁丑復以名進士服官劉辰翁所云家庭聞見絕與紙上傳習不同者侯

之謂歟而侯又績學能文以名孝廉司教某邑有  
其來宰吾邑也愛民禮士盎然春溫令人想見承平  
循吏之風是其學問淵源所承襲者遠矣夫能培國  
家之元氣者其于一身之元氣何所不培能養斯民  
之厚福者其於一身之厚福何所不養侯之壽何容  
余祝獨是古者愛其人未有不願其人之壽考者余  
**獨** **心** **此** 一言乎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而先之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卽繼之曰遐不眉  
壽遐不黃耇蓋古昔盛時凡其臣之躋台輔而稱元

老者往往皆故家世族之裔教詩書禮樂之教而有  
和平愷悌之風理所固然有不誣者然則余豈特爲  
侯祝哉且爲世運賀矣

附跋

按白沙作潮州三利溪記後作一詩以代跋云欲  
寫平生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  
是且博人間潤筆金余於是序亦和韻跋之其一  
曰此筆何曾有潤金欲焚又止費沉吟敢云信史  
堪傳後一片匡時望治

心借題初不爲渠吟誰知頑鈍終難語惜墨徒慙  
不似金

傾其

張子

張子之者

乃

乃

乃

乃

乃

乃

乃

不必金  
心昔賦賦不漁果中銷味所論然集精削墨於溲

張萼山集選詩序

已巳

甬上張萼山工記問善詼諧滑稽玩世一言笑率常  
傾其座人一旦集選句爲詩刻以行世或疑之者謂  
張子老於詩矣維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  
昌黎之言獨不聞乎余曰此張子之詼諧也風雅道  
喪應酬體興中無所主而欲談詩不得不以摹倣爲  
牆壁搏摻吞剗之餘人無完膚我亦無真面目矣張  
子曰竊人之言而可以爲已言乎我言之而可使究  
竟爲人之言乎人已言之雖我終不言可也我所欲



言雖使人代言之可也此其所感深而所見遠矣雖然今世詞賦家奉選體爲聖書朝吟夕諷苦不能徧偶掠幾句便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輒思隸太常矣而張子左宜右有如取如攜此其才分不有過人者乎蓋古來滑稽玩世如柳下東方固非空疎奔鄙者之所能爲也適張子以余久故屬序其簡端遂書此以應

重梓向懷葛先生詩義序

巳巳

吾邑向懷葛先生守溪荆川方山之後與昆湖同榜而能卓然以詩義自名一家天下之推之者至與東江並稱迄今向顧之目藉藉人口而獨恨其全稿不可復得余幼時嘗從曾伯祖南霍先生書篋中得先生後刻短篇其長篇之先刻者反不獲見既又見馮徵君次收示以手抄先生長稿則又未刻者也就余所見已不下三百餘篇蓋先生一生詩義之富如此可謂勤矣潁川陳子有曰先生耽嗜經史幾成淫

癖故其發爲文章縱橫蕩恣凌躒豪舉海虞徐尚德  
曰先生制舉義每瀕而就於法之中而不能不一露  
其奇於法之外期於闡精抉祕無詭作者而已余每  
誦之以爲知言年來場屋經義日就荒蕪靖江族弟  
宣成春杪過余欲刻先生全稿以惠後學走問徵君  
抄本已歸烏有惋悵而別長夏幽居忽有貽書求序  
先生詩義者則吾友向子人干也人干爲先生族孫  
與其兄功來同輯遺文梓以傳世分固應爾而余忝  
先生同里表揚先正後學之責義亦何辭嗚呼三百

年來吾慈谿之以詩義博科名者奚啻四五百人由  
今問其姓氏海內之知而能道之者十幾不得一二  
焉而先生之稿獨如干將埋土久而復出是雖其後  
人之賢要亦先生學問精神之所在自不可沒也夫  
爲人而僅以文傳末矣爲文而至僅以舉業傳抑又  
末矣然且非其學問精神之所在則不可倖得則夫  
士君子而欲自立以不朽於後世者其可悠悠焉忽  
忽焉俟其自至哉讀是稿者其亦可以慨然而思奮  
然而興矣否則沾沾焉徒取而記誦之剽竊之先生

有靈豈能使其以舉業傳乎先生諱洪邁字景臯世  
爲慈谿望族由蘇學教授歷官江西左叅議所至有  
政聲以母老乞歸固不獨以時文重云

文學張君墓誌銘

巳巳

君諱士培字天因張氏鄞邑諸生也其家世詳余所  
作君之考振寰張翁行狀中君少時與其弟士埴同  
爲博士弟子試輒居優等已而士埴成進士君一再  
試秋闈見罷遂絕意進取踽踽行市井中人莫測其  
誰氏也性不耐雜築室西郊之外積書其中歲延名  
師友課子良晨佳節間招其親知當風對月酬酢不  
倦聞人有舊帖名畫多方購之把玩摘索邀人賞鑒  
捐納例開溫飽之家無不驟更冠服而君獨不屑意

雖亟望其子之成立然自揣摩應舉而外未嘗俾走捷徑蓋一郡之中以富室而猶爲秀才者唯君父子而已君爲人質而有至性嘗遭回祿祖柩在堂考振寰翁欲以身殉君大聲疾呼出重賞以募力士柩始得免考妣之喪飲泣至於嘔血五世祖味芹先生冢嗣之後僅存一人君爲之娶婦平居寡言笑儔人廣坐率常默然聞人言不合意欠申而去然是非賢否燎若粉墨偶發一語中人要害與人交外若泛愛而中實少可見輒歡然親愛無間者唯余與范筆山兩

人要亦不解其何故也初君與其考振寰翁同起勤儉故雖饒於貲而治家纖嗇然性本寬直於財未嘗不疎橐中稍有餘贖輒袖之以貸人人或負之竟亦無可如何酷信堪輿鬼蔭之說登山涉水以求善地但聞形家言某地吉卽捐重價或議其非旋卽棄置如是者終其身不悔以此雖修廢舉而產不加增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壽五十有八配包氏先君幾年卒以某年月日合葬南郊外之草香園子一人錫琨郡學生女幾人婿某某孫男幾人先

是丁卯之秋余別君北上君時方病置酒相招出新  
得石田畫卷殷勤屬余題識意思惘惘有離別可憐  
之色余固疑其神氣驟衰然初不料其爲永訣也已  
已南歸扁舟視墓錫琨以誌銘見屬憶余自甲辰識  
君才二紀耳已酉狀君之翁丙辰哭君之弟今又銘  
君之墓人孰無情安能執筆顧江河日下儂浮險躁  
之風有意計所不及者矣如君者又烏可以不銘  
銘曰君嘗營葬所兮于彼而復于此高山與平地兮  
不一處而遂止豈知千秋而萬歲兮乃在草香之故

址觀川流之迴合兮知理氣之洵美肇無窮之福祉  
兮諒君靈其必喜然則人生何必慮身後兮萬事之  
足在有子

錢穉廉五十壽序

巳巳

世言貧交必稱管鮑然如太史公言鮑叔可謂不知人甚矣尚何言交夫士方其窮時然約爲友必期緩急相倚生死不相背負耳以鮑叔之善遇仲仲宜何如報也區區爲賈分財利便欺鮑叔而多自與而尚與之交交道固如是乎不知不如此不足以言管鮑之交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人生五倫之內但有先施之理而決不可有責報之心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太和之象也而以此交責則

相怨一方卽大亂之道所由起管仲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鮑旣知管則管與鮑朋友矣管欺鮑  
而鮑終善遇管越石父所謂士詘於不知已而信於  
知已貧交之至也否則我施爾報交易如市一里巷  
相慕悅者能之何稱管鮑哉余迂疎無似豈敢效諸  
葛君自比管仲而錢子穉廉之遇我視鮑叔過之無  
不及蓋余二十年來所爲謀事而更窮受辱而不羞  
三仕三逐而三戰三走者其貧困不啻如仲而穉廉  
之不以爲愚不肖不以爲怯而無恥者則真若鮑叔

之知故余嘗自敘一生交友上自公卿下至疇隸其  
爲愛我而敬我者不可謂無人而以云知我則固莫  
如我穉廉也穉廉爲人慷慨饒智力而中有至性滇  
閩之亂慕其才者檄之從軍富貴立致以母老力辭  
不行明史之修穉廉欲爲其父清溪先生立傳不憚  
數千里之遠觸熱抗塵走京師徧謁當局其於朋友  
急難助窘不以顯晦存亡易節然剛直少容受其恩  
者或反怨之而惟於余則始終無間言余雖受其施  
而不報穉廉不責余亦不愧蓋穉廉知我知穉廉者

亦莫如我也忽忽十餘年余齒日衰而穉廉年亦五十矣今歲六月十二日爲其初度之辰余自維無以報穉廉竊見古人之感德者多以壽相頌禱而余於文字頗有一長乃謀撰詞爲祝雖然吾聞錢氏爲彭祖之後而穉廉之生日又卽彭祖之忌日使輪迴之說果信祖孫一氣來去一時安知今之穉廉非卽昔之彭祖耶遙遙八百年來軫方適今之五十直嬰穉時耳所爲十年幼學二十弱冠者尚未屆期何況強而仕艾服官政耶而遽爲此耄耄期頤之祝毋乃太

早計乎穉廉知我或不以大椿之年責此朝菌之見則吾兩人在宇宙間固管鮑後又一貧交也



頃吾兩人宅宇宙間固嘗雖對又一貧交此  
早情平輟兼賦非如不以大春之半責此賤齒之良

南雷先生八旬壽序

巳巳

祝壽之禮至於今而極盛矣公卿大夫之家每歲而  
一舉士庶人則每十年而一舉皆於其所生之辰集  
親知名宗黨餽遺燕饗而寵之以文屏障卷軸之煌  
煌不問誰氏皆然也然愚竊以爲今之祝壽不如古  
之祝壽者之誠蓋古者之於人誠愛之而欲其生不  
必待其生辰而後祝之如三百篇中遐不眉壽萬壽  
無疆等語皆以頌禱其將來而今之祝者則但稱其  
已然之福若以其得年爲幸雖極鋪張揚厲要非頌

禱之至意矣然其所以然者其人之在亡久近原與世道無關得失故卽其生平所歷已爲盛事也吾師南雷先生今年八十令子主一先期命梁爲文梁意先生道德日高門牆日廣天下能文之士稱觴介壽者雲興波涌梁之不才何足與齒用是遲回未敢旣又念天下之祝先生者皆謂先生學追濂洛文配韓歐而年齊申伏因誇爲三代以下之所希有而不知八十年之久在他人可言壽者在先生正未可言壽則所爲頌禱其將來者又非梁不能致其依戀之誠

矣古人謂人不學則老而衰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先生之好學至今不異強壯其視此八十年固同俄頃而况天生大儒必有所爲爲治世而生則必使其功名著於一時而後已爲覺民而生則必使其學術傳於萬世而後已運當文否書種幾亡而先生以不世出之姿囊括天人紹明絕學此豈闕下孤兒南國黨魁作乘桴之從者而稱證人之堂長遂足以畢其一生之擔負者乎高卑未混道無終墜縱不得施於當世未有不傳之其人可知也

乃環顧交遊之內几杖之旁旅進旅退者雖不至如  
梁之暴棄無成然求其如房杜之於河汾游揚之於  
伊洛者正未易言而謂前此區區八十年天竟以此  
了先生之局耶太公望年八十而遇文王不八十固  
不遇遇而止於八十則殷無周周無齊矣故天卒以  
百有餘年畀之而况乎八十而猶未遇者耶然則他  
人之壽以一身卜故已然者爲可幸先生之壽以世  
道卜則將來者正未有涯又不獨小子依戀之誠私  
致其頌禱之詞而已矣淺學空言書之故紙雖視屏

障卷軸之煌煌不能無愧而信而可徵則必於是文  
有取也同學諸君倘未信乎請再遲八十年以責其  
驗

錄  
有類也同舉前錄前未前平前再數八十年以責其  
朝卷雖之舉舉不前無則而前而何難則必於其文

寒村安庸集卷二

山陽戴晟

鄞張錫琨較刻

救災約序

巳巳

水火民所生活而不能不為害於人子產曰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然水之為害易防而火之為害常發於不及覺則救  
之之法為難先王之世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  
於國中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則有刑罰然

一禁之於前一刑之於後而當厄之救則未聞焉春秋傳載救火不一唯襄公九年宋災有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大城繕守備表火道諸事最爲詳密後世王政廢弛一切生民衣食猶且莫爲之計何暇及火卽有一二良牧行之州縣要皆具文無實否亦旋舉旋廢蓋同體之仁旣熄斯救災之義缺如矣吾郡僻處海隅火災爲少然亦時時見告康熙己巳七月十二夜莫高董先生之鄰失火先生率衆救之於內袁子某率衆

救之於外鄰賴以全已而先生與袁子謀曰凡火之得以害人者無救故也救需人人需器於是相約若干家爲一會平時各具器若干臨變各出人若干同心力救毋或後時議旣定屬余一言爲敘余唯救災之政有位者之責也先生乃不以無位爲諉使之乘權藉勢其憂患同民當更何如人苟有不忍人之心者寧不樂與同事久而勿渝哉且由是而成爲風俗里黨之間相扶相恤氣運復古卽令人仍見先王之世不難也余實樂爲之書矣抑更有說於此凡火之

所以不易救者固患於無救之之人與救之之器而尤患於有乘火剽掠之徒亂救者之心而分救者之力子產授兵登陴景伯府庫慎守未必非皆此意而淺識之子視同拾遺置之不禁則里巷無賴幸災樂禍其風豈可長乎然此則非無位者所能爲也因牽連書之以告夫有救災之責者

怡庭傳稿序

巳巳

吾友陳介眉先生旣卒之三載坊人哀其已刻之大小題文并其未刻之藏於家者屬余定選命之曰怡庭傳稿而介其令子莘學來求作序余惟先生之於時文固所謂屈騏驥之足以耕田用獅象之力以搏兔者也方其數十年不遇也極甘苦疾徐之故而世莫之知及其一旦而逢識者也則家傳而戶習之幾徧黃童白叟今先生往矣而海內舉業之家猶皆視爲鴻寶奉爲玉律是稿之刻豈待余言爲重乎雖然

先生之時文世皆知其可傳而其文之所以可傳者則惟余知之最深從來言爲心聲時文雖小道亦未有不稱其人之本領而出者先生少負異才於書無所不窺其於儒者天人性命之精微國家古今治亂之成跡文章正變升降之源流靡不洞析而志希聖賢銳意躬行藝倫日用事事務得乎天理人情之至故其發爲時文親切有味不與當世揣摩之篇同其朝榮夕落而世或不知徒影響於字句段落之間學之愈似去之愈遠矣向使余不爲之奮筆先生是稿

不幾如義山之詩徒供搏拊而時文之在天下又孰問其可傳之故安在哉雖然以先生之學之行使之早達其所設施必有可觀否則天永其年名山之業豈肯獨讓古人何至如今日區區以是稿傳乎然後知士君子生不逢時俗多皮相以孔子之至聖而太宰徒以多能稱以考亭之大儒而澹菴僅以詩人薦若此類者蓋亦多矣有志之士不自銜鬻而得以所長暴於當世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執筆書此掩卷三歎正不獨以其爲平生知己也

新訂金鏡錄定本序

巳巳

天地能生人而不能使人不病聖人者起作為醫藥之方以治之而人始免於天札之患此岐黃之學與堯舜周孔之學同一仁心仁術也然古之人有病有不病病之症有犯有不犯則其所為醫藥之方尚有所必需有所不必需降及後世而乃有必病之人病乃有必犯之症如所謂痘者是固天所生之以窮聖人之術而人實無可如何者也然而自有痘以來賢愚貴賤罕能倖免而後世之人林林總總不視古之



人加少則以人心之靈有是病卽有是醫藥之方以治之也治之之方有二一曰清涼其說謂胎毒之發感於時氣不去其邪則閉不能出此祖仲陽而以治火爲亟者也一曰溫補其說謂痘疹之成賴乎氣血不扶其元則弱不能達此宗文中而以治虛爲主者也是二說者皆爲生人之所必需而固陋之子但知師說各專一家甚且私爲祕訣互相詆訶於是人之出痘者幸則與其術相值不幸則與其術不相值而生人之所必需者且有時而害天下矣余素不習醫

於痘尤甚然竊揆之於理以爲痘者人之一病耳治之之方雖與諸病異而治之之理要不能越乎聖人之所以治諸病者夫聖人之所以治諸病者豈有他哉視其平日之質稟審乎臨時之症候防患於未然救弊於已誤如此而已矣是故清涼溫補專用之而可兼用之而可先後迭用之而無不可而無如世之習是業者無能博觀精審勒成一書常以爲恨耳目之前乃有汪子哲先者出其所訂金鏡錄定本求余作序閱之則痘書也問其旨則曰金鏡錄者翁仲仁

所著其言順逆之症最精然詳於救弊而尚少預圖  
之法余故益以費建中之書參以朱爾齋之註釋又  
續以諸家之祕論合成四卷命曰新註定本庶幾臨  
症不悞而又可幹旋於幾先也嗚呼余有是意而哲  
先乃卽有是書人心之靈何其不謀而合若是歟雖  
然哲先業痘醫將以其術爲世所急耳此書一出夫  
人得而讀之天下皆名痘醫矣於哲先亦復何所利  
乎哲先笑曰此非余纂是書之意也夫業其術而不  
思專其利此所謂以仁心行仁術者也其書之成卽

未必與岐黃同其不朽而其欲免天下之人於天札  
之患者此心則已質之古聖人而不愧矣而况其書  
固爲生人之所必需乎余獨何心而不樂爲之序

宋文選之選明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固爲世人之所共賞平余雖向心而不樂爲之草  
以惠普此心俱已贊之古聖人而不測矣而其書  
未及與剡黃同其不泯而其燿矣天不之人故天

郡守張紫昭壽序

已巳

康熙己巳某月某日寧波郡守張公之母羅太夫人  
悅辰其治下鄞邑范筆山從京師馳書於慈谿鄭梁  
求文祝之越明年某月某日則公之揆旦也梁亦求  
文於筆山筆山復書謂百聞不如一見某雖耳公之  
政聲也甚悉然不如先生目覩者之尤親切也是文  
仍非先生不可念梁與筆山同學有年自爲諸生至  
今數十年矣未嘗以片詞貢諛於官府蓋受吾父吾  
師之教知應酬不可以言文也今一而再可乎雖然

應酬云者昌黎所謂作俗下文字也若公之治郡則實有異乎今之俗吏之所爲者今夫吏之俗豈必其殘虐饕餮而鬪茸哉凡時風衆勢之所趨不能以其身砥柱而靡然從之徒承其弊則雖忠信廉潔而未始非同流合污若是者均名曰俗今何時也 朝廷清明中外嚴肅吏苟自好亦誰不潔已愛民振飭風紀獨是潔已者分內事也可驕人乎愛民者於民無不愛也民有四誰居首乎振飭風紀者惡夫弱之肉強之食也賤妨貴少陵長小加大不又謂之逆乎世

多不讀書以爲學凡屬美名無非弊政而且一唱而百和焉非僞則薄長此安窮識者蓋業業乎有人心世道之慮矣公獨淡然出於爭名競巧之外謂吾承先世積累昆季俱登仕藉不愛錢不畏強禦匪吾所難也唯是王道本乎人情人情固卽天理苟不曲體乎人情而徒欲快已之心以成已之名乾高坤厚疾風暴雨於物猶必有傷是故下車以來無察察之政而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而有冥冥之功其慤誠和厚有非世之潔已愛民振飭風紀者所敢望吾觀

三代以下吏治莫如西漢然孝宣綜核一變而爲哀  
平正不若文景之世禁網疎濶者之可爲久蓋安靜  
之吏悃悃無華其功視耑求聲績者遠也杜子美讀  
春陵行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爲邦伯  
當使萬物吐氣余謂得如公者十數輩落落然叅錯  
天下爲邦伯寧不使夫國家之治萬年有道哉公之  
爲吏不俗卽余之言之亦非俗下文字因書其大旨  
以寄筆山筆山曰如先生言公之政足壽一世又奚  
有於一身乎其亟次第之爲壽筵侑梁唯唯如命公

固好學知文者春燈月夜舍觴展視知不鄙其言爲  
應酬也

貞孝先生傳

巳巳

先生姓董氏名道權字英子別號企堂鄞人父某母某伯父司農公某無子以先生爲之子司農故勝國名孝廉鼎革以來蔚然爲甬上遺民稱首先先生承家學讀書敦行不以貧故少替其風流幼故穎異長益博覽經史之外旁通星卜方技而尤精於詩詩尤善於言窮方司農公之失職也好客破家幽憂成疾米鏹藥白塵醜荒涼先生拮据朝夕霜清雪凍破葛纏身及其喪也貧不能葬停柩幾二十載太夫人在堂

婦珥父書典鬻殆盡先生奔走江湖丐貸無門吾四  
明固多貧士至先生爲已極而先生能一一見之於  
詩凄楚蘊結悲感行路識與不識皆以詩人目之古  
稱詩必窮而後工蓋甘苦親嘗血性迸露不似雷同  
勦說者郭廓可厭也故余嘗論甬上固多詩人其能  
成一家言者鄮山以才勝其氣雄杲堂以學勝其詞  
瞻先生以情勝其致逸三人而已初先生好遊事干  
謁及太夫人卒始決意授徒人皆疑之爲博士弟子  
不攻舉業而日爲詩博學鴻儒之舉詩客多致青雲

一時挾藝者輻輳京師先生若出其所長放翁簡齋  
之遇誰爭子所而先生不自銜鬻足跡未嘗過揚子  
一步人又疑之余間問其故先生慨然曰吾之不授  
徒者親在不欲終一年淹也今則復何所戀乎吾之  
不攻舉業者吾始應試時吾父特以道權命名吾不  
欲失吾父初心也詩則自鳴其苦耳豈以資身譁世  
乎嗚呼吾始謂董吳子詩人耳豈意賢者不可測固  
如是哉先生性喜修潔布袍芒屨敝不使污戎馬蹂  
躪之中掃一室筆墨硯田楚楚愛惜書卷讀數十年

如未觸手所至焚香拭几對客清談絕無簞子酸人之態其爲人落拓飲酒不多而興最豪一壺二簞未嘗偶廢觴政徵古衡今談謔間作醉或起舞曼聲長歌倦則頽然席間與人交和易可親或遇義所不可則戟手大罵若不能容久之亦卒無所介於其心平生強半旅食然語合意則留否則拂袖徑去好從方外遊叢林老宿倚之成名而初不信其教妖人朱二眉之來武林聲焰隆赫先生爲說闢之預卜其得禍其剛介明決又多類此康熙己巳先生年六十以膈

疾卒於寢友人仇石濤王文三從余問謚余私謚曰貞雅謂其固窮而善詩也旣又念易名當從其大者乃改曰貞孝焉先生在時屢索序詩其歿也其孤孫符孫篋求作謚議余皆諾之而未果冬仲客海昌寓樓雪夜念先生之卒甬上風流欲盡而是地爲其舊遊之所魂魄有知或應之此挑燈呵凍爲作小傳聊以慰先生父子愛余之意云其所著有正堂學詩正堂學文炳燭集墨傭集旅窗隨筆共若干卷藏於家學史氏曰宋孫花翁遊江浙間公卿倒屣非山水風



月不挂口后村誌墓稱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  
橫蓬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余嘗謂先生風  
致同之所不同者花翁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  
賦耳然翁高堂無白髮又當南渡盛時出入館穀於  
大人長者之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而得向使  
先生易地豈不其然哉戴剡源序張叔夏西遊云正  
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三復  
其言流涕久之

永安令高君與侯小傳

巳巳

君名咸臨字與侯高氏杭人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  
知福寧州事以廉薦第一父時亮萬曆乙酉舉人君  
家世清白爲人慷慨好義少補仁和學生國朝丙  
戌以拔貢隨征福建署永安縣事時值草創邑無完  
城君設法繕葺撫民校士斬然條理丁亥二月總督  
張存仁返浙道出延平凡州縣吏迎謁者率舉永安  
高知縣相策勵於是疏題實授未幾鄰郡建寧失守  
君方預憂不測而五月大水邑城復壞君乃重修雉

堞操練鄉勇申請大兵爲固守計方是時土賊皆假  
恢復之名富戶輸餉給劄貧丁執械從行其渠魁皆  
自稱王如鄖西新建石城順城寧陽宜春等號指不  
勝屈皆各破其縣執令尉殺之自建寧至永安將樂  
順昌尤溪大田沙縣五縣悉被屠戮而永安有林土  
陳泰梁欽者明季所撫土賊也至是復嘯聚剽掠八  
月初九日突至城下鼓譟君出諭之不聽入城閉門  
檄郡請援久之救兵不至食且盡君雖親率兵民防  
守而城中民與賊多姻媿日獲間諜殺之猶不止九

月某日背城出戰斬賊百餘生擒賊將二人賊復造  
雲梯來攻十月某日出兵燒之陣斬賊首梁欽及其  
衆數百人擒獲頗夥賊愈恨合五縣之賊併力來攻  
十一月初三日城遂陷君與典史某教諭高宗顯同  
死之事聞詔與祭葬加級廕子當公之死也家屬皆  
被害子幼不在署唯馮以揚抑之者同難今年八十  
餘矣爲言其事如此且曰君丁亥春以杖殺密密教  
首砍古墓樟木造舍彈鹿耳取怨貢川地方其後破  
城之新建王貢川人所擁也故必欲殺君然賊中有

何引祐者潤人客閩素知君清正有幹畧力勸收用  
賊意亦解而君抗節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云  
學史氏曰帝王之興也率曰天與人歸先儒爲善言  
天者必驗之人余竊謂人者非蚩蚩之氓之謂其必  
豪傑有才節足係興亡之數者也三代而下一姓崛  
起當其四海未一而已有人焉爲之仗節死事則王  
業必成蓋比比然矣若君者豈非所謂人者乎顧以  
時方用武地偏職卑雖邀朝典之榮而士大夫鮮有  
能道之者日遠日忘漸就淪沒是誠可哀也吾友錢

穉廉平生好稱述忠孝而與君之子某中表兄弟來  
求作傳以慰其孝思余感其意爲之敘矣如此

當三節祠記

巳巳無取

三節祠者吾友丘子克承祀其家節母之祠也先是  
丘子之祖郡庠生祖述字天喉配陳孺人父邑庠生  
子鼎字鉉三配薛孺人當明崇禎壬午六七月間天  
喉公父子連喪而克承生才四歲陳孺人慮幼孤不  
可保乃更擇從子子旻字日文者爲嗣爲之娶婦陳  
孺人踰年生子克茂而日文又卒一門三孀共撫兩  
孤苦節能貞鄉閭莫不歎息顧國家旌典三十歲以  
前守節而年至五十者方得題請前陳薛兩孺人或

後時而寡或先時而歿皆格於例不得旌惟後娶之  
陳孺人以二十三歲喪日文至康熙戊辰年六十有  
五矣巡撫金公題請得旨建坊旌表蓋節同而遇異  
天下事之有幸不幸類如此已而坊費不貲所給之  
銀才三十兩丘子慮無以昭大典也更坊爲屋以奉  
聖旨異時將祀旌婦於其中而併祀兩孺人焉因名  
之曰三節祠先期來請余記余惟旌表一事特國家  
以之風勵天下而忠臣孝子節婦之心原未嘗計及  
當三孺人之苦節也卹卹乎惟恐孤不得立無顏見

夫子於地下耳豈以得旌不得旌爲榮辱哉然而爲  
其後者痛艱貞之遇思罔極之恩則惟幸其一邀旌  
典此亦人子不得已之極思也而國家又有例焉以  
格之爲其後者蓋亦苦矣今丘子乃能致其例之所  
應得而又及於例之所不應得其孝思可不謂曲而  
盡乎余先世累葉孀居每聞人談守節事輒慘然不  
樂然竊恨先德未揚人有求余文者又未嘗不樂爲  
敘述也而况丘氏之三節出於一門又適與吾家不  
少異耶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顧吾家自曾王父

以下四世單丁吾年踰艾尚未有孫而丘子齒少於  
余有丈夫子五諸孫又駸駸起矣豈天之獨厚於  
丘氏耶抑余實不才無能顯揚世節如丘子故其後  
之盛亦不及耶祠成之後陳牲伐鼓於其下者常無  
忘三孺人之苦節丘氏子子孫孫其可量哉是爲記

京報周臯懷詩稿序

已巳

余家慈谿之觀浦地臨水篆江絕江而南爲鄞溯江  
而西爲餘姚扁舟去來旦夕可達然或二三十里或  
七八十里非若邑城十數里之近一日可再往返也  
顧余平生好詩所與倡詠劇切者多在姚江甬水而  
谿上則絕無一人非余薄谿上不與談詩谿上人  
實無有愛余詩者居嘗竊歎以爲吾邑自永興以來  
風雅代起九靈春草鶴年伯防之歌哭一時尤稱極  
盛降及有明聲承響接何至今日寥寥乃爾十年之

中忽得周子臯懷臯懷生縉紳之家而脫膏粱之習  
穎悟強記知場屋之外大有學問顧獨愛余所詩  
至見輒手抄藏之篋笥猶憶明弘正間臯懷之先世  
黃門克敬公左遷粵藩先大夫勉齋公賦詩贈行吾  
族祖玉泉縣尹之歸素菴郡守之壽黃門皆作文以  
序其盛豈周鄭兩家文字因緣至今猶未絕耶甲子  
之冬臯懷與余並轡北上沿道聯吟乙丑長安唱和  
尤夥余以思親先返臯懷緘寄娛憂之集戊辰復會  
京邸則臯懷所作成帙矣數年之間日新月異余之

愛臯懷蓋不啻臯懷之愛余也夫人情相愛以其同  
耳余詩朴直不諱空疎而臯懷博雅出語必有根據  
余詩隨口適意未免率易而臯懷苦吟千鍾百鍊余  
詩自鳴其憂樂如吾儕小人朝不謀夕而臯懷感時  
嫉俗視鄉鄰若同室已溺已饑直欲攘臂而出其間  
蓋亦可謂不同之甚矣夫不同而何以相愛若此之  
深耶臯懷曰子當爲我序之余謂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此非可以言傳也臯懷有友曰姜友棠者其愛臯  
懷亦猶臯懷之愛余也臯懷其轉而問之友棠同耶

不同耶夫不同而相愛此其所以爲詩也此其所以爲谿上人之所不愛也雖然邑壤百里得臯懷焉又得友棠焉谿上風流亦不讓美姚江雨水矣一歌一和領袖羣英吾谿上山川秀美固才藪也豈無有聞風而起接踵古人者他日訪友談詩吾又舍此奚適哉已巳南還臯懷館穀龍丘屢書督序歲晏將歸述此俟之

敬思堂記

庚午

江南之鄭皆徙自滎陽其後世遠而派分居越者浦江以義門名慈谿以節門著而居吳之郡城者則以假山稱假山之鄭世產名醫其人多自號曰山若三山先生其尤表表者也三山精於醫而不徒以醫重仁心懿行見於學士大夫之誌表生子二君昭君靜君昭無子以君靜之子兼山爲子兼山爲人慷慨尚義承三山家學好從賢豪長者遊尤爲當世所推重嘗葬三山公及王孺人顧孺人於長洲之歸元莊而



附葬其繼母嚴孺人於左本生父母青山翁顧孺人  
於右因念墓祭非古而情不容已風晨雨夕將事爲  
難謀於其旁立祠栖主以展春露秋霜之思未果而  
卒康熙庚午兼山之子學山卜葬兼山於墓北先期  
構屋於東將奉三世之主而合祭焉名其堂曰敬思  
嗚呼顧名而思義學山之所以致敬而盡其孝思者  
可不謂之繼述之善者歟是年夏四月節門之鄭有  
名梁者以翰林院庶吉士假滿還朝道經吳會學山  
買艇攜樽邀往遊焉松楸蔚然佳氣迴合登眺之餘

屬之書額而且求述其緣起如右

文學敏公方翁墓誌銘

庚午貢

今世之知以文傳其親者罕矣余行天下見有祝親之壽則博徵詩文哀親之歿則遠求誌表至於錢板成帙者往往新安人也豈徽國風流未泯尚知天地間有文章一事耶旣而考其作者之姓名大約假時貴之官階以爲重耳其於文章固不問其能傳否也丁卯之秋余以選事旅泊金閩公車幾不能上而新安有方子兆儀者一見而卽以壽親之詩相屬是其求文之意似非新安之風氣使然矣巳巳南還兆儀

持其考敏公翁行狀偕弟兆任來求銘墓因循一載  
復經吳會而兆儀之請益堅初不以玉堂閒冷而隨  
俗輕之知其意非徒假官階以爲重者乃於毘陵舟  
中援筆踐諾按狀翁姓方氏諱啓賢字惟學敏公其  
號也世爲歙之方村人其先漢時有趙國公絃者避  
新莽渡江始來歙之東鄉宋時徙寒山元末避亂徙  
西潭濱之上源代多聞人以姓名村方村之七世曰  
廷玉有聲庠序生德輝德輝生拱壁拱壁生汝桂汝  
桂業儒憤其從兄某負才不偶僅以副榜充貢乃棄

之服賈卽翁之考也翁生之夕母某孺人夢火光照  
舍已而資性過人不幸流寇肆虐父喪其資斧於河  
南未幾而病歿於京口翁時年方弱冠痛事父日短  
不忍一日離母側顧貧乏滫瀡不得已勉從母命仍  
修廢舉之術往來吳楚間然每歲除必歸省與其配  
程孺人順意承顏以博親歡及母之歿兄弟協心殯  
殮喪祭盡誠中禮孝思所感凡跋履山河經歷險阻  
必夢其父導之趨避其後程孺人卒翁姑移家吳門  
吳爲商賈輻輳之區俗尚浮靡而翁性恬淡素履不

易其與人也肺肝出示然諾不苟嘗拾遺金於岐路  
俟之終日必返其人而後安有不能婚葬者助之懷  
才而偃蹇失業而苦謀生者多方扶植之人急告貸  
有求必應而不責償感其意者亦終不負翁雖寄跡  
貿遷而雅嗜書史勵志不倦晚歲卒列吳庠弟子員  
其年臻杖國也郡邑兩舉鄉賓不赴臨卒之時弟某  
問遺命答云修短在天盛衰有命余復何言蓋誠彬  
彬乎有古士君子之風者歟翁生明萬曆乙卯某月  
日卒今康熙戊辰某月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某年月

日葬於其原元配程孺人繼配朱孺人側室陸氏沈  
氏子男八人兆僕兆傑兆儀兆位兆任兆佐兆仁兆  
信僕早卒儀國學生任候選州同知女三長適程勝  
恩餘尚幼孫男六人濟洵澤泓治淑憶自兆儀見余  
傾倒已率其弟兆任執贄從遊竊意好文重士必有  
所本間從其親知訊翁平昔皆言翁性樂與學士大  
夫交致敬盡禮情文周至嗚呼民人社稷何必讀書  
學士大夫之見輕於世也久矣不謂市井闐闐之間  
猶留此一脉也豈徽國之風流果有未泯於其鄉者

歟是固宜銘銘曰  
昔震川之序新安人也有士而商商而士之說如翁  
之行庶幾哉克蹈乎其轍况有後人蘭芽玉茁知重  
文章而且較然於優劣我銘以傳之千秋萬歲其不  
滅

橫山文集序

庚午

憶余束髮受書卽有志爲古文辭顧世所稱讀書者  
唯學制舉業耳自庭訓外不聞師友間有談及此事  
蓋舉世之習固然而吾邑僻處海隅更經喪亂其尤  
絕響無怪也然數十年來以此道鳴者長於余則有  
姚子翼方孫子介夫姜子西溟馮子元公而少於余  
則有裘子殷玉之數君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不爲  
時地所限者耶余始以困而不學不敢與諸君齒旣  
得受教於先生長者欲出與諸君往復上下以爲一

邑文統計而姚孫早逝元公今又卒矣寥寥溪上所  
可與共談此事者唯西溟殷玉耳顧西溟遊學早海  
內知名久其爲文落筆便爲人所傳誦非余固陋所  
能裨益殷玉雖負才不偶其聲尚不出於鄉閭然胸  
中富筆下贍利刃發斲朽腐難齒以此居雖鄰並而  
未嘗敢以一言摩壘今年春三月假滿赴館道出武  
林而殷玉在焉過從之頃出其所作橫山文集屬序  
嗚呼古文詞一道豈真吾人之所以安身而立命者  
乎卽其所以差勝於舉業者不過爲其立言足傳耳

言之足傳斷然不從家數之中求了義而世之作文  
者却未有不從家數而入試觀今日文章巨手在朝  
如長洲在野如寧都有一不以家數雄當世者乎殷  
玉才高學廣於古無所不能爲詩則唐詞則宋曲則  
元而文則爲八大家間亦爲左史若以家數言固已  
不讓今之作者矣而又奚取於余之一言雖然殷玉  
之文之家數雖已不讓今之作者而其可以進於今  
之作者則余正喜其家數之中之尚有所未成蓋殷  
玉之文波瀾段落雖亦周規折矩而其深情之一往

浩氣之滂流未嘗不獨行而獨止此乃文章之神之  
不可沒者也殷玉乘其未成而讀書窮理厚積而薄  
發焉庸詎知夫言之足傳其不正在乎是耶庸詎知  
夫人之所以安身而立命者不亦可卽是而得之耶  
夫輕塵無以益岳而泰山實不讓土壤墜露不能添  
波而河海未嘗擇細流余之一言固未必不爲殷玉  
所取矣匆匆言別未遑脫稿寶應舟中憶而書此殷  
玉倘以爲未盡乎其再與西溟商略之務俾溪上之  
文統振自橫山一集則吾邑雖小固得以古文詞雄

於天下也豈非余之所厚幸也夫

處安黃君墓誌銘

庚午

君姓黃氏諱晉良字朗伯處安其別號也閩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穎敏讀書窮理務爲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才十九與其伯父某師友家庭文譽遠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歸之闖賊之陷京城閩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邸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指斥條陳悉中肯綮本朝一統失職家貧



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修以  
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寃者  
君皆力解之其客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  
方遁所過州縣縉紳多爲怨家所持動輒罹網大將  
軍亦不免修睚眦之郟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  
甚多蓋君雖不遇於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  
人所至必有以及物類如此君旣抱用世之志鬱不  
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於著述而又旁及於藝事生  
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

學諸書嘗作唐詩剩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  
石井作井上述古詩八十二則起自周宣王終元世  
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已志書法得二王精蘊時  
寫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別有生趣素嫻騎  
射當爲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  
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解推風息游道凌遲士之挾  
藝者四顧無可投足閩處南徼其聲氣尤與中原阻  
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  
屣甲寅之亂僑寓虎丘耆舊過從名流饋餉觴遊歌

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遠紹前輩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於明萬曆乙卯十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知澄邁有聲會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茶陵州守某之孫女有婦德封安人前君歿四十有三年生子三農覺天植南平廩生繼娶林氏生子一興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觀孫男八宗儀宗表宗憲俱庠生宗香宗望宗

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岸道平道焯女六當君寓虎丘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之入署爲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諄諄以所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幔亭同爲方外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於公公乃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遺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慙

魁丈夫生不獲建勲退而著述意所勤不甘泯沒何  
獨君吾言鑱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得聞庶免散軼  
隨烟雲

崇祀名宦編序

庚午

絳州李公某以明經起家歷官至江西布政其旣卒  
之幾年江西士民思之書其政績請之提督學政邵  
君崇祀名宦於是公之子世仁方爲刑部員外郎持  
其所刻崇祀編求吾師少司寇建安鄭公命余序之  
予按禮聖王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而要歸之有功烈於民且曰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然則後世名宦之祀固未有民不思其功

烈而得與者也亦未有無功烈於民而民思之者也  
今觀簡中所書政績夫孰非法施於民禦災捍患之  
類乎士民請之學使行之其所以崇德報功而風勵  
來者事良盛意良遠矣如余不文尚何贅語哉顧余  
於是實有所喜且欲爲世仁勉也從來天下有道在  
上之君聖聖相承在下之臣亦賢賢相繼故國祚之  
長莫如周家八百而其時之公卿子弟率皆王國之  
楨詩曰維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宇宙間氣運之厚然  
也世降風衰祚祉淺薄名卿賢大夫之家不一傳而

顛隕而國家亦因以少百年必世之澤漢朱仲卿嘗  
令桐鄉其後將卒至欲葬身於其邑謂子孫之祀之  
不如桐鄉之民之祀之也夫爲國良臣而身後之祀  
至舍其子孫而惟民之望其意亦孔悲矣今江西之  
民之德李公何啻桐鄉之民之德仲卿顧仲卿之卒  
也賴天子惜之賜其子黃金百筋奉祀而公之子能  
世其學慮囚清獄已見一斑其自此而益昌其業益  
大其施蓋未可量寧僅如桐鄉之令區區以民之祀  
之爲足榮其家世也哉家稱濟美國倚世臣余蓋於

是而慶重熙累洽之有徵也古人云爲名父之子尤難又云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世仁行且牧矣試思自古及今固有功烈及於其民而民不思報之者乎亦豈有無功烈於民而民思報之者乎

竹牕近體序

辛未

余論詩不主聲調然宦京師數年所見名卿材大夫及四方之遊士往往以此擅譽一時蓋雖不復趨主步李而一種清和秀潤之音亦皆聲調也間有不主聲調者則必在羈窮牢落之人劉潛夫見郊島窮而元白顯遂謂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理或然歟辛未之春吾友丘子紹衣來自華川持其邑明經吳禪生所著竹牕近體詩求序余受讀之秀潤之音視京師之貴人名士過之無不及也余自戊辰入館

時時自顧所爲詩竊疑其非臺閣中人物今年散館果被黜落雖初不以詩故或亦未必非詩之驗也由此以推鏗金戛玉之詩未有不從容廊廟鼓吹休明者禪生顧何獨以明經老乎意者人生固有幸不幸天下事又非一理之所可槩乎紹衣爲余言禪生一生嗜學年踰七十猶日手一編不置華川固黃晉卿王子克之鄉也寥寥三百年雲橫石樓之秀鬱久必發當此崇儒右文之世稽古春卿安知蒲輪束帛不且相望於道乎如此則又不必以詩重矣

怡庭遺集序

辛未

吾友陳怡庭先生一卒世遂有從而歎其無成者謂其晚而後遇天不假年旣無所設施見於當世而又平生不事著述無以傳後蓋平昔之艷而稱之者至此亦非而議之矣夫以先生之學之行而使其設施僅見於家庭倫紀之間固世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至其不事著述者豈其有所不能哉入乎其中而知其甘苦觀乎世之立言者而深有所恥耳曾子之思昔者吾友也曰有若無實若虛如先生者庶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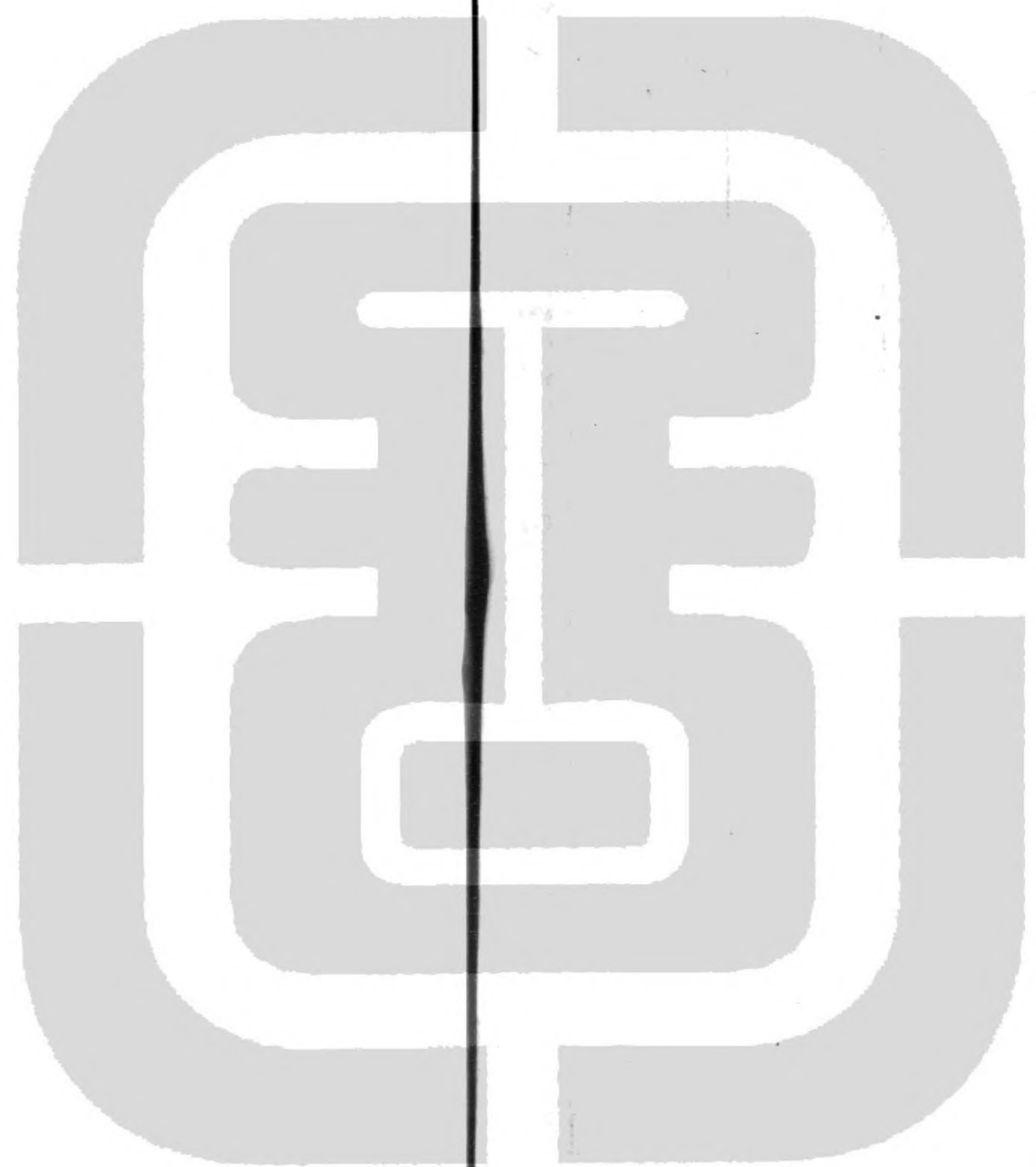
之從事於斯矣彼議之者其人其學不知自居何等而顧挾其尸行肉走之勢以加於蓋棺論定之人余嘗聞而恨之已已南歸因從先生令子莘學索其遺稿意欲鋟梓行世以關議者之口而奇零散軼猝難彙萃選勝拔尤僅得文若干卷都爲一集或者見其諸體未備恐不足以成家余謂文視其可傳否耳豈以多寡論哉古之人文生於情往往不得已而後言而其言之也一生精神皆於是乎在故雖更千百年之久而讀其文者猶可以論其世而想見其人此立

言一事所以居不朽之一也今之爲文者其中原何所有而徒欲飾之以爲名高往往得已而不已或抑揚頓挫於章句之間以號大家或掇拾搏撻於經史之中以鳴實學而究於一已之精神無與則有此日之文而可用之於他日彼人之詩而可借之於此人者矣紙墨未乾已先腐朽盈箱累帙之多豈足以誇一時而欺後世乎先生是集雖少然試一讀之天性之篤摯學問之精微立心之忠厚制行之和平栩栩焉不啻對其人而與之語蓋惟其不輕於立言而所

言者皆出於情之不容已故能精神煥發一篇之中  
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如昔人所云也若必求其  
諸體俱備而後成家則屈之騷司馬之賦孔明令伯  
之表子卿元亮之詩其不克與今人鬪富也久矣由  
斯以言先生平生之不事著述者是乃其深於著述  
者也議者之口先生固所不恤余又豈必爲先生辨  
哉會余匆匆北上未遑一言爲序今年九月莘學屢  
書來促念鍾期之旣逝流水之絃欲絕矣率略數語  
孫子荆之驢鳴耳先生有靈倘亦有鑒余情於意言

之表者乎





卷之二

三

